

新民晚报

美国现代摄影之父斯蒂格里茨，狂热地迷恋女人的手指。从1915年起的十几年间，他为钟爱的情人，后来成为妻子的欧姬芙，拍摄了几百张关于手的照片。这些照片被摄影史学者称为“最详尽的爱人之手的目录大全”。

身为摄影大师的妻子，欧姬芙是个擅长描绘花卉的画家。她画笔下的花瓣、花蕾、花蕊，尺寸巨大，色彩艳丽。他的摄影家丈夫，为她拍了那么多曼妙的纤指和手势。

艺术家们观察手，想象手，描绘手，让人类的手指充满了浪漫。塞林格说，爱是想触碰却又收回手。罗大佑唱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。你看到我手，总会由具象而抽象地联想，而且是往美好的途径奔涌着思绪。我听说，有个女子在朋友圈里，才晒了晒一滴受伤血珠的食指，立即惊动了一堆人，抢着请饭慰问她。

有女士告诉我，她看男人先看手型漂亮不。其实男人也一样。关于男看女的视觉焦点，有好多说法。有人甚至拿出科学的观点图，证明男看女的第二焦点，就是胸脯。可是，有一种理论讲，手是人的第二张面孔。你难道有听人说过，胸是人的第二面孔？诗经早就吟咏过：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诗人描写美人，反而是把手排在首位的。

我个人经验也如此。观看外国片里女影星，面庞惊为天人，但镜头转到



夜光杯

20岁时，我留下了人生中最难忘也是拍得最好的相片之一，在虹口公园鲁迅坐像前的半身照。

1976年的初秋吧，我有修长的身材，穿着一件中山装，风纪扣严严实实，一张脸若沉湮状，其实也有对前途感到迷茫的忧郁。我1975年底从技校毕业时被分配到太屯煤矿，个中原因，不说了，当时身体出现异常，被退回技校待分配。其时，嘴上已然长出胡须了，未剃。二十岁，古称弱冠，有行冠礼，嘴角两边浅浅的黑色胡须，是现代成人礼的自然标志。

当年，我和菜场后面的发小杨炜一起练身体，写文章。他说，只要有血有肉有细节，投稿就能成功。确乎如此，我记得他的文章也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选中播出，而我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差不多在十年后。那时，我们觉得还应该学书法，记得两人曾结伴去任政老师家中叩访，结果不遇，无功而返。后来，杨炜认识住

手上，看到十指经常是粗粗短短，指甲方方正正，就会有很大失望，感觉到人的矛盾性。很奇怪，东方女性身体上的这种矛盾，就应少得多。她们面孔与纤指往往更般配。

爱人之手

似乎无价的手指，还是有价码的。好些年前，我读航空保险合同就看到，如果出了事故，拇指赔多少，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，又分别赔多少。在五指之中，以拇指价格为最高。这好理解，一手拇指占一手功能的36%。顺便说说，在所有手指中，无名指这个称呼，听起来最性感，最温柔，最浪漫，更女性化。

手指往往泄露内心，标示曾经的生活，可能也预兆未来的人生。

我爸左手小指，少了一截，这是他幼时遭遇严重感染的后果。我妈右手食指，也断了半截，那是她童年和小朋友玩铡刀造成的。两个缺了手指的孩子，一在南方深山，一在北方平原，分别长大，相遇相爱，怎么说也是小小的奇迹吧。我妈的右食指虽只有半截，但成了优秀的纺织女工。她连结线头的手速，快得使人眼花缭乱。在那个年代，一位普通女工看管2台织布机，我妈却单人操作4台织布机，为此当上了劳模。

我自己在化疗后，指尖总是麻木疼痛着。摸到一切略凉的东西，指端就疼。摸在热传导速度快的金属物体，尤其疼。在公交车上握住金属拉杆，指尖就疼得尴尬，总不好对人说我手疼，麻烦您让座吧。有一段时间，哪怕是空调中，指尖也感到微微疼痛。一般人，爱你爱到心疼。我会说，爱你爱到手疼。如今化疗已结束9年了，但仍未有太大改善。“爱你爱到手疼”，估计会是终身后遗症了。

约翰·伯格曾写道：“没有什么比爱更珍视手了，因为它们索取、打造、给予、种植、摘取、喂养、偷窃、安抚、安排、造访梦境、

在山阴路上的陈星斋老先生，他带我去拜师，好像就是现在鲁迅故居前或后的石库门房子里，陈老师还没退休，穿着好像是工作服，很干净，说话总是露齿一笑，有凛然仁者之风。

学书不久，陈老师就带我们去隔壁的虹口公园拍照留念，他用的是120照相机，拍了很多，单独的合影的，都很好，我至今全部保留着。

站在鲁迅坐像前，我自然想起了读过先生的许多文章。读中学时上语文课，罗新政老师应该是很高水平的，但是课本不行，我当时就开小差读鲁迅的书。罗新政老师好几次走过来，看见也不责怪，这让我心存感激。当然，我的语文成绩不错，有作文被罗老师上课点评表扬。如今，斯人已去，而我，唯有思念。

复旦大学教授王遽常先生（1900~1989）中国哲学史家、历史学家。晚年尤以章草名响一时。先祖与他素有相交，笔者反生起了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谈起之慨……

1982年，遽常公出版《王遽常章草选》，先祖撰一后记，略在此记录片段“我昧于八法，也就不可能运笔濡豪，写成有体势、有矩度的寸绢尺幅。”可是很喜欢欣赏书家的摹王临来，更喜欢老友王遽常所作章草。他老人家握灵蛇之珠，抱荆山之玉，所作端正清遒，笔笔入神，观之目眩心倾……

遽常公幼承庭训以读书写字为日课。习字范本为石印唐拓《十七帖》，学习草书的起始，后虽学北碑，然草书经常习练。又师事沈寐叟，沈言：“治学必须辟蹊径，一探古人未至之境；或少至境。倘亦步亦趋，循旧轨辙，功效实稀。《十七帖》虽属右军胜迹，然千百年来，已被人学滥，不如冥索右军所自出之章草为得。”他还从老师处深得章草出于汉黄门令史游，

献祭。”多年以前，我在一家媒体，做过有关手指的报道策划。洗头小弟说，一天之内，只要为客人洗头超过4次，手指就难以承受。因为每次洗头，手泡在各种洗涤剂里，至少得半小时以上；更糟糕的是，老板为节省成本，经常采购劣质洗发水，客人偶尔用用无妨，可他们手指就受罪了。足浴按摩小妹的手指关节，总是结着老茧，长了又脱，脱了又长。有位小妹形容说：“一颗老茧有黄豆那么大，脱落下的可以装上小半碗了。”当然，有的工种也给予手指意外之喜。鱼肝油生产线上女工，灌装或清理现场时，不免接触药剂，此种情形约等于润手护手。时间一长，手指白皙滑嫩，指甲光润动人。

生活，是一双手接一双手的努力。人类的手指是伟大的，灵动的，优雅的。它有无数的能力帮助别人，拯救自己，创造一切。

20世纪20年代，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，写下短篇小说《柏林向导》。在街头酒吧里，一个酒友向另一酒友，讲述这个城市公共管道、有轨电车，还有其他重要的事。

在有轨电车这一节，

果，转而报名参加了虹口区“七〇二一”工大鲁迅作品班。期末考试，执教老师不相信我一个青工能写出那样的文章，加上一位同事还抄我的，她想我们都是抄的吧，就给我的成绩打了一个“中”。过了一年多，我上班了，再次来到虹口

鲁迅坐像前的沉思

公园，跟随心意六合拳名师凌汉兴学拳，每个星期天早晨九点过来，地点就是鲁迅墓和虹口足球场围墙下的一块泥土地上。

一张照片的拍摄，蕴含着我一生崇尚尚武的起点和归结处，于我真是太有意义了。

四十二年后，中学同学聚会，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告诉她，她还是摇头说不记得了。过一会，她突然又说：“想起来了，你过去总是胳膊窝下夹一本书。”对！说得太形象了，是这样的，而那本书又多半是鲁迅的书。还有，我跟随武术名家凌汉兴老师四十年，

史游以散隶名，故习章草宜先学汉隶。遽常公从善如流，乃致力于汉隶，把汉隶的用笔运用到章草中去，务使章草写得更质朴典雅。遽常公书学功力扎实，所以他有《书法答问》，提出六个要诀：“一、

琐忆章草巨擘遽常公

在专一，二、在敏速，三、在诚正，四、在虚心，五、在博取，六、在穷源委”。都是学书的度世金针。他言“尤其是学章草，故其章草特点，没有一笔不具古人面目，却没有一笔不显示自己的精神，入而出之，出而入之，掉鞍驰骋，变化多端。”沈寐叟多用侧锋，他用中锋，寐叟用指力，他用腕力。晚年时各地出土文物很多，汉简、汉陶、汉砖、汉帛，都得目击，他扩大了视野，更是博取古泽，冶之于章草之中，所作恢宏丕变，蔚为大观。

先祖与遽常公交往颇多，时常书信往返，最近出版的《遽常法

他写了一段细致的手观察：“给大家发车票的售票员长着一双不同寻常的手。他们工作时候像钢琴家的手一样灵活，但不柔软，也不出汗，没有长着娇嫩的指甲。售票员的手非常粗糙，像是长出一层硬壳，你把零钱放进他的手掌不小心在上面碰一下的话，你都会觉得问心有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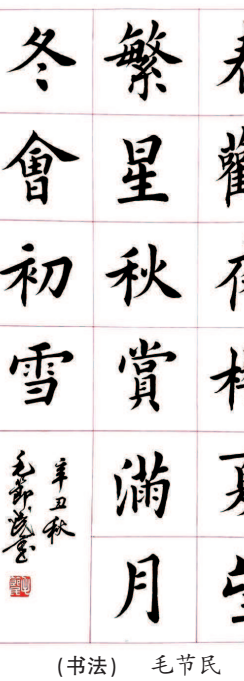
好玩的是，纳博科夫在100年前还写道：如果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，有个古怪的作家，想要描写我们的时代，就得去技术史博物馆，找一辆100岁的电车，找当年售票员制服。他的预言是准的。我觉得，有轨电车什么的，倒是不太重要。更珍贵的是人文思想，作为享用劳动成果的人，不小心碰到劳动者粗糙的手，要感到羞愧。

在小说最后几百字，纳博科夫不停地东张西望，打量细节，朋友很不耐烦。于是有了这样意味深长的一个结尾：

帖》中选录了十几通，这仅仅是部分……先祖还藏有一册页，极为精审，一纪念册，公题为“人澹如菊，品逸于梅”。那是祝先祖八十五寿辰。先祖还有遽常公手书文章三页，名“书中知己琐志”亦未发表过。文中涉及人有：沈寐叟、金

海航恩森那达

恩森那达是加利福尼亚湾与太平洋之间的一座海滨城市，也是墨西哥巴哈半岛唯一的深水港，被称为“世界黄尾蝶鱼之都”。恩森那达地处墨西哥“下加州”，这是相对于美国“上加州”而言的，“上下加州”原本都属墨西哥领土。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，墨西哥战败后，美国仅用1850万美元即“买”下了包括上加尼福利亚州在内的七个州，共约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后来“上下加州”形成巨大的发展差异，得好又卖乖的美国却说当时墨西哥恨不能再多卖些土地出来，事实上呢？美国“买”走的大都为平畴沃土，现如今墨西哥挨近美国的俱多为贫瘠的山地，当时美国并不想买。19世纪末，墨西哥总统迪亚斯说过一句比较酸楚的话：“可怜的墨西哥，离上帝太远，离美国太近”。



(书法) 毛节民

“我不明白你往那边看什么？”我的朋友说，朝我转过头来。说来也是，看什么！我怎样才能对他讲明白，我一瞥之下竟然看到了某个人未来的回忆？

是的，100年1000年，也不能忘记这些手。亲爱的纳博科夫，我正在帮你回忆呢。

这是我终生的幸运。在职时，我不惧危险有魄力去广西传销组织卧底，在公交车上抓小偷并逼着他的同伙交出赃物，这些都来源于我习武的底气。

再说我的发小杨炜，当年从华东建筑机械厂调任建筑时报副刊编辑，而我，还在市建205队做钢筋工，也叫扎铁工。1995年，去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回沪探亲的他，感慨地说：没想到回来再见到你，你已变成了沪上知名报纸的记者了。

年轻时曾因病退待分配，现在退休却每天打拳和写作。过去的虹口公园现在更名为鲁迅公园，我常去那里锻炼，也坐在湖边的莹珠阁喝茶，不远处，就是鲁迅墓，我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走过去，看一看先生坐着思考的样子，还有目视远方的凝重的神态。

十日谈

照片背后的故事 责编：杨晓晖

多……”笔者至今为之感激涕零。

1988年6月，遽老的门生故旧，假座静安宾馆，举行王遽常教授从事教育工作、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暨九十寿辰，先祖与顾廷龙、陈从周、苏渊雷、钱君匋、蔡尚思、周谷城、张世禄诸先生都是发起人，并刊印了一本纪念册，照片很多，如遽老就读荐桥小学遗址，嘉兴旧居之书房窈窕轩、双阁阁，及二十年代与夫人沈静儒合影，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照片，与钱穆、陆俨少合影，又与子女的合影，还有1957年在杭州虎跑泉与唐文治的合影，（遽老是最早无锡国专第一班第一名的毕业生）这一系列的照片，经过文章能得以保存是很不易的！

遽常公的学术、道德文章，世人楷模，众所周知。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了。

遽常公最后绝笔是承名世所临写的长卷《张迁碑》，卷首所题引首“鎔秦铸汉”四个大字，并附识语。题论搁笔道：“恐此后不能再执笔了！”嗣后病倒，竟成语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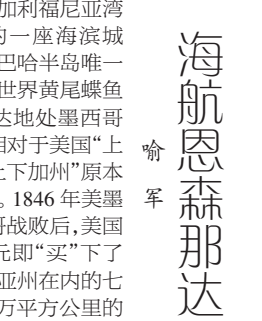
几年前，我游访洛杉矶，利用闲暇的四天时间，从加州长滩港登上嘉年华邮轮去恩森那达，中停圣塔芭芭拉海峡独具风情的卡特琳娜岛观光，于海航三日晨到港。站在甲板上眺望，远远看见一面巨大的墨西哥三色国旗在风中招展，瞬时惊讶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国旗？后来得知，墨西哥曾于1999年颁布大国旗法令，要求全国按旗长14.3米、阔25米、旗杆50米高的标准张挂国旗。2005年，一面全世界最大的国旗于蒙特瑞海拔775米处诞生，它的旗杆高100米、旗长50米、阔28.6米、重230公斤。这样一面460斤的国旗在空中飘扬，对于历尽沧桑的墨西哥而言，无疑是一种尊严的宣示。

人关很顺利，但这艘七万吨的巨轮毕竟承载数千人，各层、各舱、各国的游客在下船时颇费了一番依次排队的磨蹭。我们随当地接驳的大巴进入城市的街道，一路上尘土飞扬，类似违章搭建的房屋和路边闲逛的“膀哥”不时闯过车窗；而失修的路面，使得车窗嘎吱作响，同车的游客们一会儿上坐跳、一会儿俯仰，像是同步进行着一套“自由体操”。

我们的行程被安排为两部分，首先去当地最著名的景点拉巴发多拉喷泉观光。墨西哥有绵延万里的海岸线，形成不少奇特的海岸景观，拉巴发多拉喷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它两面环山，弧状页岩经海水亿万年的咬噬，愣是把它从中撕开，形成V形巨穴。海浪由远及近灌满岩穴，随即迸发出一声巨响，飞溅银浪，直越高峻的巉岩。少顷，再一次惊涛拍岸，如此周而复始，喷涌不息。有趣的是，我们所处的石砌观景台上，随着喷泉的节拍，部分游客还发出相应的“和声”。下午去市区自由活动，马路还算干净，却身临各种色系的“轰炸”，不少建筑物整栋刷满鲜艳的色彩，大多数墙体显然成了喷绘和涂鸦的对象。这些“色彩墙”在南美洲炽热的阳光下，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，是墨西哥人热烈奔放的民族性情的流露。据说墙上用的并非现代涂料，而是采自于自然的成分，故常年不褪色。虽不敢恭维这样的环境美学，但作为文化差异的体现，对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东方游客而言，只能抱以尊重和理解的态度。

值得一提的是售卖墨西哥大草帽的摊位，在恩森那达随处可见。1970年墨西哥举办第九届世界杯时，吉祥物“胡安塔”即为头戴墨西哥草帽、身穿足球衫的小男孩，故有人把大草帽比作墨西哥的“第二国徽”。不由想起墨西哥老电影《冷酷的心》和《叶塞尼亚》，对剧中人头戴大草帽的镜头犹存印象。

回到邮轮，随着一长串嘹亮粗犷的笛鸣，嘉年华邮轮缓缓离港，而向晚的白鸥，正在海空之际上下翻飞。



俞军